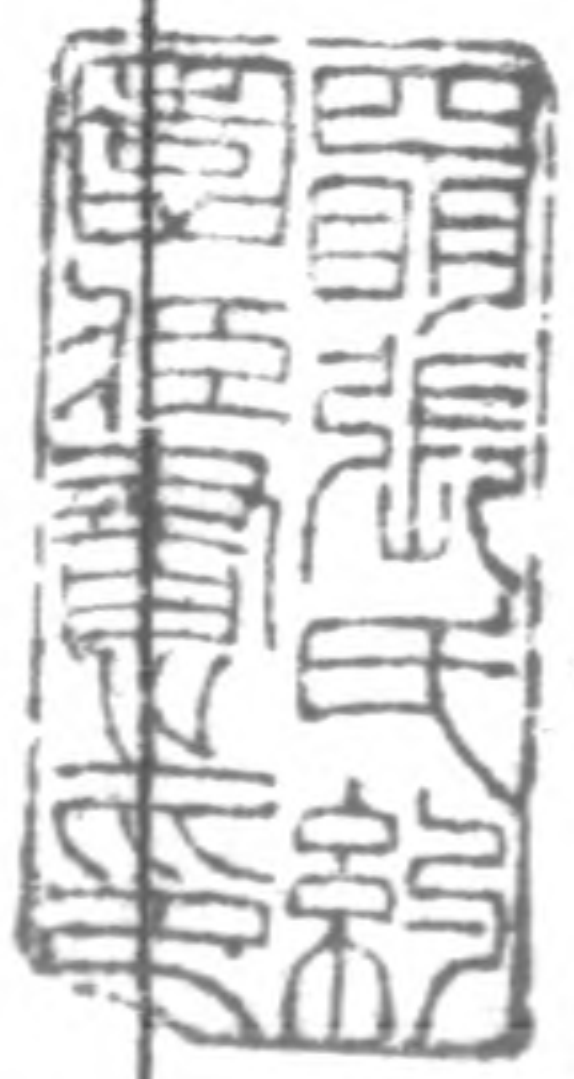




蔡中郎文集卷之九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  
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在九土上沃為大  
田多稔然而地有墉壻川有墊下溉灌之便形  
趨不至明哲君子勗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  
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  
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  
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螿嘉穀不植



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灌溉維首編戶齊氓庸  
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  
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得雲勤恤人  
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  
焉遂謫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為因其所利之  
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畧大吏麴遂令五瓊  
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  
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  
土基跂功堅體勢強壯抗湍流欵曠陂會之於

新渠流水門通窻瀆酒之於畎畝清流浸潤泥  
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為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  
不可勝美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談壇畔斐然  
成章謂之樊惠渠云爾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  
疇斥鹵莫脩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  
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黃潦膏凝多稼茂  
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  
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為酒為釀烝畀祖靈貽



福惠君壽考且寧

郡掾吏張玄祠堂碑銘

掾諱玄字伯雅河南偃師人也其先張蒼為丞相以孝友為名左右周室大漢初興張蒼為丞相封北平侯其後自河內遷於茲土世為顯姓掾天姿恭恪宣慈惠和允恭博敏測隱仁恕正身履道以協閨庭損用節財以贍族動中規矩言合典式不知名彰不飾行著可謂仁粹淑貞自然之素者已論者嘉之州郡禮招署致掾史

沉靜寡慾不求榮祿是以豐於天爵薄於人位某月日遭疾而卒掾翻以貞固之質受過庭之訓獲執戟出宰相邑遷太守得大夫之祿奉蒸嘗之祠尋原祚之所由而至於先考積善之餘慶陰德之陽報乃於是立祠堂假碑勒銘式明令德以示乎後詞曰

於唯我考允迪懿德治信斯順其儀不忒仁惠周洽行惟模則篤垂餘慶貽此燕翼邈矣遺孫用懷多福刊名金石流於罔極



袁滿來碑銘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  
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齟齬在闕明  
習易學從誨如流百家衆氏遇目能識事不再  
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竒節孝  
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  
達無所礙滯雖冠帶之中士拔材考行無以加  
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器士嘉  
其良雖則童穉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

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  
呼悲夫乃假碑旌於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衆

童穉胡根碑銘

故陳留太守胡君子曰根字仲原生有嘉表幼  
而克才角犀豐盈光潤玉顏聰明敏惠好問蚤  
識言語所及智思所生雖成人之德無以加焉  
稟命不長夙罹凶灾年七歲建寧二年遭疾夭  
逝慈母痛悼昆娣孔懷感襁褓之親愛憐國城  
之乖離乃權宜就封二祖墓側親屬李陶等相



與追慕先君悲悼遺嗣樹碑刊辭以慰衆思辭  
曰

於唯仲原應氣泚靈實有令儀而氣如瑩明  
之之性與體俱生聞言斯識觀物知名傳者  
太勤受誨則成柔和順美與人靡爭忿不怨  
懟喜不驕盈當受永福為光為榮如何昊天  
降此短齡惜繁華之方曄兮望嚴霜而凋零  
嗟童孺之夭逝兮傷慈母之肝情從皇祖乎  
靈兆兮庶神魄之斯寧哀慘感以流涕兮念

汚軫之不呈願永懷於不朽兮乃託辭於斯  
銘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

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  
葬哀子懿達仁達街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  
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門人觀文感義采石於南  
山諮之群儒假貞石以書焉夫人右扶風平陵  
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  
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泚媛作合孝明誕生孝



章婚姻帝室世為名族夫人生應靈和德精性  
妙角犀豐盈實有偉表溫慈惠愛慎而寡言幼  
從師氏四禮之教蚤達窈窕德象之儀及并求  
匹明哲供治婦業孝敬婉孌畢力中饋後生仰  
則以為謀憲自公歷據王官至宰相夫人營克  
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隱活及乎無方  
不出其機化導宣暢童子無驕逸之猶婦妾無  
捨力之愆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報  
朝春政於王室躬桑繭於蚕宮春秋六十有三

寢疾不永懿等追想定省尋思髣髴哀窮念極  
不知所裁乃申辭曰

於穆母氏其德孔休忠齊先始百行聿脩宣  
慈惠和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  
小子蒙昧以彪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  
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几筵空設幃帳空陳  
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飄飄焉而安神兄  
弟何依姊妹何親踈眺怛惘曾不我聞吁嗟  
上天何辜而然傷逝不續逝者不旋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維延熹四年故濟北相夫人卒嗚呼哀哉世喪  
母儀宗殞憲師哀哀孝子靡所瞻依凡百赴吊  
至止增悲投涕歔歔共叙赫姿乃作誄曰

清和有鑠時惟哲母令儀令色爰以資始塞  
淵其心淋慎其止于母斯勤在子斯敏仰覽  
篇籍俯鑿絲枲多材多藝于何不有休譽邈  
矣乞女之英乃及崔君唯德是行其德伊何  
實明實粹虔恭事机契闊中饋敦此婉順疾

彼攸遂思齊徽音晨興夜寢穆穆其猷莫之  
與二天祚明德底之方穀於赫崔君膺茲祉  
祿夫人有胤翼此清泚仁風溫潤義惠優渥  
推恩中外施浹族食不兼膳服不織縠以  
儉為榮以奢為辱堂堂其胤唯世之良于其  
令母受茲義方訓以柔和董以嚴剛怒不傷  
愛喜不亂莊納之軌度終焉乞臧是用登際  
享其寵光雖則崇盛猶匪寧息同其婦子茂  
師其職服貴無茲尊不舍力密勿不忘惟德



之極昔在共姜陪臣之母勞謙紡績仲尼是  
紀矧茲夫人帝室命婦猶日孜孜復禮克已  
人亦有言仁者壽長宜登永年黃耆無疆昊  
天不吊降此殃殃寢疾弥留粹爽悻傷慘怛  
孝子惴惴其惶靡神不舉無藥不將嗚呼哀  
哉於是孝子長號氣絕復獲號呼告哀不知  
其辜昊天上帝恐吊遺孤尋想游靈鳥識所  
徂嗚呼哀哉既殯神柩薄言于歸冢宰喪儀  
循禮無遺切切喪主瘠羸哀哀情兮長慕涕

兮無晷行旅揮涕千里于咨乃謀卜筮言者  
其良逝彼屯域于時翳藏冥冥窈窕無時有  
陽燈燭既滅馬道納光形影不見定省何望  
嗟其哀矣不可彌忘日月代序古皆有喪由  
斯夫人榮烈有章配彼哲彥既隆且昌願景  
赫奕饋供孔將惟以慰懷庶無永傷嗚呼哀  
哉

蔡中郎文集卷之九終



蔡中郎文集卷之十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



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  
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  
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  
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  
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  
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  
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  
曰太室取其鄉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  
曰太學取其四面之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

明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  
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  
節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人君  
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  
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  
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  
戒惧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  
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  
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



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

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保傳篇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于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及問於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



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玉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之禮皆小樂正詔之

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



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  
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  
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及釋奠於學以  
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  
魯頌云矯矯庶臣在泮馘馘京鎬京也太室辟  
雍之中明堂太室與諸侯泮宮俱馘馘也即王  
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  
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  
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

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  
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  
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之數  
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  
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  
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  
載十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  
十二室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  
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



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六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卿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自天地定

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恭其經曰王用亨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歷衡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



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大歷  
唐政其顛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  
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  
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  
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  
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  
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  
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  
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

舍大禮而徇小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後用其羊  
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不而明之稽  
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  
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  
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  
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  
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為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為月令體大經問不宜與記書雜錄竝行而記家記之又畧及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皆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羅重罪徙朔方內有獫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慄慄死凶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寤庶幾頗得書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恨顛蹶隕墜無

以示後同於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為本敦辭託說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註參以群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曼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競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復加刪省蓋所以撥蹟辨物多講前言往行之流也苟使學者以為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竝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強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曆數不用三統用四今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審近者三統

已踈闊廢弛固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孟春中雨水為三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虫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



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珪璧更皮幣不用  
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與太牢祀高禩宗廟之  
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  
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  
養傳祫以幣代牲也章因於高禩之事乃造說  
曰更者刺木代牲如廟有桃梗此說自欺極矣  
經典傳記無刺木代牲之說似書有轉誤三豕  
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仲冬令曰闔尹申宮令申宮令謹門閭  
今曰門闈何也曰闈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  
宮中之門曰闈闈尹之職也闈里門非闈尹所  
主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駟咸駕今曰六駟何也曰本官  
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六種別有  
駟故知六駟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  
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躬於經傳為非其時詩



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  
爻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裁築即營室也  
昏正者昏中也裁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  
前一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為本古論周官禮  
記說以為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  
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  
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背使不於其  
顛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

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  
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句以應行三月政  
也夏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謂孟夏也草木旱  
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為一事不  
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句不得  
傳注而為之說有所滯碍不得通矣孟秋反令  
行冬令則艸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分為  
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為獨自壞非水



所為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即分為三事行季冬令為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斬絕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火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為時味之宜不合之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

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曰未羊可以為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酉雞可以為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時之性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為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為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亦以馬為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為木菽為金麻為



蔡中郎集 卷之十  
火黍為水各配其牲為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  
精粹不合於易卦兩為之禽汲洪範傳五事之  
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為章句聊以  
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養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  
一御妻今曰御妻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  
也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為叟嫂字女  
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為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  
聲何滯以為字以嫂瘦推之知九更為叟也妻

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也  
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蔡中郎文集卷之十終



蔡中郎外傳

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岳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  
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涸  
惟德之數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則  
有顛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衛  
赫赫三事七佩其綬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  
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  
群生以遂超劫邈乎莫與為二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鉞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議即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

鋸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沒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轂門復聽續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過



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雖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

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兩面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



臣所在狄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  
恐遂為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  
踣謹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兩當接續者四前  
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群書所宜摺撫本  
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  
遠妻子逆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  
恐思念茲散十分不得識一兩識者又恐謬誤  
觸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叅以  
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

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謹因臨  
戎長霍圍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述行賦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  
左棺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  
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  
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

廷

勅陳留太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



事遂托兩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於京洛兮遭淫雨之經時塗屯遭其蹇  
連兮潦汙滯而為災馬桀蟠而不進兮心鬱抑  
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久余  
宿於大梁兮誦無忘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  
忽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  
臣問甯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無聞經團田而  
瞰北境兮晤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歎者愠  
叔氏之啓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滎陽

降虎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  
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濤塗之復惡兮陷夫人  
以大名登長阪以凌高兮陟蔥山之堯峭建撫  
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峭峻以降阻  
兮小阜寒其異形崗岑紆以連屬兮谿壑復其  
杳冥迫嵯峨以乖邪兮廓巖壑以崢嶸攢棧樸  
而雜榛楛兮被浣濯而羅布且焚輿與臺箇兮  
緣增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  
靈顧大河於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



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  
子之歌聲尋修執以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  
風泊以颺灑兮氣燥燥而厲涼雲鬱術而四塞  
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頽  
以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曠曠而不陽哀衰  
周之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念子帶之遙逸兮  
唁襄王於壇坎悲寵嬖之為梗兮心惻愴而懷  
燥操舫舟而滌湍流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  
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熊耳之泉液兮總

伊瀍與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職貢乎菑菑  
操吳榜其萬艘兮克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容  
輿兮息輦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  
之為害玄雲黯以凝結兮集零雨之溱溱潞阻  
敗而無軌兮塗滯溺而難導率陵阿而登降兮  
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俠  
憤佇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并日夜而  
遙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牢  
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闕兮思逶迤以東運見



陽光之顯顯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  
兮吾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  
竝集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  
而未遠兮後桀驅而競入窮變巧於臺榭兮民  
露處而寢濕清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  
弘寬裕於便辟兮糾忠諫其侵急懷伊呂而黜  
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生  
於積習周道鞠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恣觀風化  
之得失兮猶紛掌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

何為乎此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  
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族以自綏亂曰跋涉遐  
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兮歷觀群都尋  
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義有取  
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兮言  
旋言復我心言兮

短人賦

侏儒短人樵僂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  
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



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刃  
不恐其餘尅么為厥僂寔嘔怒語與人相距  
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  
患忌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此偶皆得形象  
誠如所語其詞曰

雄荆雞兮鶩鷺鷓鴣鳩兮鷓鴣鳩冠戴勝  
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蝗兮蘆即  
且蠶中蛹兮蠶蠕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  
間兮梁上柱敞鑿頭兮斷柯斧鞞鞞鼓兮補

履樸脫椎杓兮擣衣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艸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  
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  
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  
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  
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上竟何如  
上有加飡食下有長相憶

篆勢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  
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  
長翅短身頡若黍稷之垂頡蘊若虫蛇之焚縵  
揚波振擊龍躍鳥震延頸脅翼勢以凌雲或輕  
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冰露綠絲凝垂  
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  
若行若飛岐岐翺翺遠而望之若鴻鵠群遊絡  
繹遷延迫而視之湍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  
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假  
倬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  
目繁繁彬彬其可觀擣華豔於純素為學藝之  
範開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  
俯仰舉大畧而論旃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  
既行體象有度無若星陣鬱若雲布其大徑尋  
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穿窬恢廓或  
櫛比鍼列或砥繩平直或婉蜒繆疾或長邪角



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  
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  
燎飛烟蘄崑崔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  
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  
眩竒姿譎誕不可勝原斫桑所不能計宰賜所  
不能言何艸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  
之難觀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畧  
而論旃

釋誨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  
之徒設親以自通乃斟酌羣言躡其是而矯其  
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  
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  
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  
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  
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  
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  
稟醇和之靈覃恩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



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折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彛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益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

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明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宥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陀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勇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



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縱者駢組六  
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机以忘其危夫  
華离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  
而辜人毀其湍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  
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葺其家是故  
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畊顏歆  
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駮乘  
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  
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

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  
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  
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隆隱天之高折紆地之  
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  
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  
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  
端委緝緹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  
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采浮磬不為之索  
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



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闕子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絜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

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馳騫駘於脩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膏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騫曾不鑒禍以知畏惧予誰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躓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



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  
光湯乎惧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  
地將震而樞星直并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  
望舒眊候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  
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  
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慶否  
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  
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馳  
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

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  
表収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  
神靈之符閭閻闔乘天衢擁華蓋奉皇樞納玄  
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  
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  
草萊祇見其愚不知我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  
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斲不渝百歲之後歸乎  
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  
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菖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



氏於秦龍奚仲供德於衡軻偁氏興政於巧工  
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享土於善圍狼曠取右  
於禽因子父必精於筋角似非明勇於赴流壽  
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奪於談優上官效力於  
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迹於若人故  
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  
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

練予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賜  
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

生蹕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蔡中郎集

外傳

十五

蔡中郎集外傳終





